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论许通元《数梦》同志的心理语言及身份认同

科目编号: ULSZ 3078

学生姓名: 郭建树

学位名称: 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 李树枝老师

呈交日期: 2014年11月14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V
第一章、绪论.....	3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范围.....	4
第二节、方法与难题.....	6
第三节、前人综述、许通元与《数梦》简介.....	9
第二章、《数梦》之心理语言初探.....	10
第一节、 魔幻写实式之心理语言.....	12
第二节、 梦的解析式之心理语言.....	18
第三节、 人物性格式之心理语言.....	20
第三章、《数梦》之身份认同初探.....	22
第一节、《数梦》之同志身份认同.....	25
第二节、“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鼠”之骤变.....	28
第三节、“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人类之异化.....	30

第四章、结语.....	32
第一节、心理语言与身份认同小结.....	33
第二节、马华同志小说的未来前景：以《数梦》为例.....	38
参考书目.....	41

论许通元《数梦》同志的  
心理语言及身份认同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料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1ALB06911

日期：2014年11月14日

## 摘要

本论文的研究题目为论许通元《数梦》的心理语言及身份认同。许通元的《数梦》是同志小说，本论文会探讨同志在文本中的心理语言以及身份认同。同志在面对社会时会有种不自觉的自卑感作祟，进而逃避与社会的接触与眼光，但逃避终究是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这文本中同志的心理语言就成为了重要的研究方向，借着探讨同志的心理语言来让大家更了解同志的内心世界。不止如此，在较少和逃避与社会接触的情况下，同志自然就会失去了获得社会的认同的机会，也就是本论文的另外一个研究方法——身份认同。非同志需要社会的认同，无论是个人地位还是身份上的价值，更毋庸说同志也是需要身份认同的。其实，同志也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只是在社会缺少认知的情况下，社会渐渐地同志给遗忘甚至是排斥同志，把同志推到社会的边缘。因此，研究同志课题的同时，身份认同是项相当重要作为研究同志的方法。

然而，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同志课题的方法的同时，也必然会面对揭开同志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的难题。因此，在心理语言的难题方面，本论文以魔幻式的心理语言、梦的解析式的心理语言以及人物性格式的角度去切入在这文本中同志的心理语言。再来身份认同方面，本论文以探讨同志的身份认同，并加上在文本中“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鼠”之骤变和人类之异化去论述同志的身份认同，以便解决本论文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所遇到的难题。

关键词：许通元；《数梦》；同志；心理语言；身份认同

## 致谢

在完成这份论文的那一刻，我竟然没有预想中的激动，心里反而只是掀起小波浪，我终于完成论文了！！！人是有感情的生命体，论文完成后反而觉得莫名的空虚，因为我知道在完成论文之际，我的大学生涯也快划上了句点。当然，这也许是被论文折腾做到麻木了，才导致没有太过地激动。而我也可以正式脱离“同志”的生活了。在做论文期间，我陷入了“同志”的世界，有时甚至会错觉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份子。当然，借此机会，我才有那么深入的走进同志的世界，去了解他们的心酸以及奋斗，这一切都要感谢作者许通元创作了这部文本，才有今天的这份论文。

除此之外，我当然也不忘感谢家人以及朋友的鼓励以及敦促，才能完成这份论文。当我累了想要休息久一点的时候，朋友会提醒我论文等待着我完成，反讽我论文已经做了“几百年”似的，这让我无形中增加了做论文的动力与力量，让我赶快完成论文。此外，在外地上学接触多的是朋友，朋友在我完成论文期间的照顾打包宵夜给我吃等等的窝心举动，让我无限的感激。而家人无论是经济或精神背后的支持，也成了推动我完成论文的一道重要的力量。可以这么说，没有了家人与朋友，就没有这份论文的完成；而做论文除了专研得到知识上的成长，这份论文也让我收获了宝贵的友谊。这，是一份无价的论文。

最后，当然不忘感谢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老师。李树枝老师不仅有这方面的专业，而且在我遇到论文的瓶颈时，老师还给我了一些论文的上建议与方向，在这里为老师的付出送上深深的感谢。李老师还是位相当可爱的老师，

“carpe diem”是老师所说让我深刻的一句话，提醒我们要及时行乐，把握住每一天，别浪费生命。



## 第一章：绪论

“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1998：356）从《后汉书》、《韩诗外传》、清代的《红楼梦》和晚清沈岱瞻的《同志赠言》等名著，其“同志”的使用法都主要是指那些志趣相投的人。至于“同志”后来泛指同性恋爱是要到近现代一百多年前的事。从康有为的“保国会”、“四川保路同志会”和辛亥革命等等，“同志”一词也便有了政治意见相同之意。之后，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同志”顿时在大陆广泛运用成指乌托邦的理想冲动产物，尔后再被特指为中共的党员。八、九十年代，苏联与东欧联盟解体，“同志”革命正式结束，“同志”一词也渐少使用。（封德屏，2008：168）而“同性爱（恋）”由匈牙利人 Karoly Maria Benkert 在 1869 年所提出，并到了 1890 年才由性学家 Havelock Ellis 等人引入英语世界。当然，这并不代表在这之前没有同性恋，只是在那时还没有以“性”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人种。（周华山、赵文宗，1995：5）同志是指一群具有同样性爱欲望倾向的人，这同时包括情感、欲望的性质与程度，当中包括了同性性关系者，双性爱、S/M 以及变性同志。（许文荣、孙彦庄，2012：525）“同性”一词，普遍上认为是在 1989 年，由香港艺术家林奕华在支持“香港同志电影节”时开始引用的，借以“同志电影节”把“同志”这名词发扬光大。

最初提出同志字眼的使用，是位现今旅居法国的散文家兼影评人的新加坡人迈克。迈克在 70 年代末的时候，于美国三藩市好像吃了豹子胆似的向共产党借了“同志”之意，取“相同志同”为“同志”之意，“同”既是同性恋的简

写。他在《互吹不如单打》的〈“同志”简史〉中写道：“襟前钉上粉红三角的“同志”，这是“同志”的字眼第一次在文字中出现。而那时他在香港待业，《号外》和《电影双周刊》写稿的时候使用的。（迈克，2003：245）从此之后，“同志”这词被迈克在三藩市使用后，再被林奕华在香港将此“字眼”推广，不仅在两三年内在香港成为广泛流传的名词，之后流传到台湾和中国大陆，再散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迈克，2003：247）从此，“同志”这一字眼开始在世界各地沿用，文学、电影等都有了同志情节的出现。

虽然如此，承接本章开头之论述，同性恋早在 4000 千多年前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其中中国野史中“断袖”、“龙阳君”等等都有涉及了同志情结，甚至家喻户晓的《红楼梦》或《金瓶梅》都有同志成分的存在。话虽如此，同志在文学作品中早以出现，然而同志研究要到近几年才成为研究的热题，而东方同志研究的起步比起西方社会可谓慢了许多。但是，随着东方社会不断地开放以及受其熏陶，文学作品以同志作为题材也日渐地增多。

因此，本文以许通元《数梦》的这部同志小说为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同志的内心想法以及其在中社会中位置，以便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同志的世界，以期达到更公平的对待同志的目的。同志可切入探讨的角度众多，但本文朝向心理语言与身份认同这两个较重要的视角探讨同志，因为此文本中的心理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元素为此文本的重要议题。接下来，本文将心理语言分成魔幻写实式的心理语言、梦的解析式的心理语言、人物性格式的心理语言作为研究同志的方法，再来就是以“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数梦》的同志身份认同、马华同志小说的未来前景以《数梦》为例，作为论身份认同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本论文会以绪论作为此章的开始，第一节是研究动机和范围，第二节是方法和难题，最后一节则是前人综述、以及许通元与《数梦》的简介。

第二章，也就是论文内容的开始了。首先，第二章以《数梦》之心理语言初探作为开章，接下来的三个节分别是魔幻式的心理语言、梦的解析式的心理语言以及人物性格式的心理语言。

第三章，为论文的第二个研究同志的方法，即《数梦》之身份认同初探。紧接着就是第一节，《数梦》的同志身份认同，再来第二节为“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鼠”之骤变以及第三节的人类之异化。

第四章，也就来到了结语。第一节为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小结，至于第二节则是马华同志小说的未来前景，并以《数梦》为例作为探讨同志小说的未来景象。

##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范围

许通元的《数梦》是一部集合了同志、诡异、奇幻等元素的马华小说。笔者阅读这部小说的初期，并不太充分了解小说内所要表达的意涵与内部深层的意义，这也造成了笔者更想要往高难度挑战，进而选择《数梦》作为笔者的论文题目。而且许通元的笔风一向创新，和其他小说比起来得新鲜题材和与众不同，是一部值得探讨的小说。马华同志小说起步于 60 年代，并一直都有同志作品面世，然而碍于社风保守，马华同志小说都有不可逾越的一道门槛。

与此同时，同志到了现今依然是一项稍具敏感的话题，尤其在马来西亚是属于世俗国家，同志的合法性更是不被承认。同志在这社会中挣扎求存，他们要的是什么、渴望的是什么，这大家都知道，只是这社会乃至世界暂时还无法给予他们。有鉴于此，笔者欲以马华同志小说中的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作为揭开同志的内心世界与活动，并探索文本中无法用言语直说出来的心理语言以及其对身份认同的困境，把驻扎在同志内心久久挣扎的刺根坦露在读者面前，一窥其真实内心情感。

因此，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将会主要锁定在文本中的心理语言以及身份认同。这两个重要的因素是文本中比较着重的两个重要范围，而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同时也是同志切身的课题。同志用心理语言来道出其身份认同的困境，尝试消除同志的尴尬。

## 第二节：方法与难题

本论文将会以各种方式的心理语言解析《数梦》里面的心理语言，从小说中的心理语言去洞悉作者在各个方面所要表达的意涵以及以不同角度的身份认同方式探悉“同志”所追求表达身份认同的困境与诉求。此外，《数梦》中出现了许多梦境，这些梦境似真还虚，让人看了似懂非懂，这当中一定隐藏了很多意涵，因此本文也将会以“梦的解析式的心理语言”来探讨这部小说。《数梦》中的人物结构也非常的特殊例如“我”和超级废等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一定功能的角色，本文亦会以“人物性格式的心理语言”来分析这些人物所蕴涵的意象，以便可以全面地探析此小说。

另外，本文亦会以《数梦》作为探索同志的身份认同。而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的老鼠出现在梦境中，这些老鼠各有各地呈现出各种面貌以及行为，本论文以“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鼠”之骤变以及人类之异化体现出各种象征意义与意涵。

然而，许通元是马华作家，要研究其作品理应不是难题。但许通元的写作手法与其他的马华作家相比起来有其独特之处，即许通元擅长将虚幻与现实混为一体，而虚幻当中又藏有现实的影子，要把两者分开有其一定的难度。此外，《数梦》是一部以动物（老鼠）带入梦境中借以隐喻某些不便直说的含义，如此的安排在笔者看来是比较少有和新鲜，因此在探索文本时会面对参考资料的难题，并且需要从其他有类似如此的资料一点点慢慢地切入探讨此文

本。另外，许通元的作品由于探讨的数量还不多，因此笔者探讨之际面临了资料较少的问题。

### 第三节：前人综述、许通元与《数梦》简介

笔者发现，《数梦》这部小说到目前为止暂时没有学者研究过，但是笔者发现文本中有类似卡夫卡的甲虫的情节出现，因此本论文在这里参考卡夫卡的书目与期刊资料，例如曾艳兵的《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保尔·雷曼的《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问题》等资料。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本论文在研究同志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搜寻到了一些有关身份认同的期刊，例如〈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综述〉、〈身份认同研究综述〉的资料。

然而，笔者在心理语言以及身份认同方面与这些学者的研究范围有些不同。在心理语言方面本论文以魔幻写实式之心理语言、梦的解析式之心理语言、人物性格式之心理语言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方式。而身份认同方面，本论文以“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鼠”之骤变和人类的异化作为本论文的论述，因此这是本论文与其他学者研究范围的不同。

1974年，许通元生于砂拉越州的泗里奎，其祖籍为福建绍安。许通元毕业于工艺大学的估价与资产管理系硕士。许通元现任南方大学学院的马华文学馆副主任，同时也是《蕉风》编委会主席和执行主席以及南方人文雅会主席。

此外，许通元曾获得大专文学奖新诗组的佳作奖、小说组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目前，许通元已出版的合集有《本城花展》及《没有别的，只有存在》，而作品收录在《文思笔耕十载情》、《快乐的露台》和《侦缉陈年》。许通元还编有《商晚筠小说集：跳蚤》以及在2007年出版了《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这是马华史上第一本集合同志小说的文集，出版后受到了不少的欢迎。

许通元也特别钟爱电影，有影评合集《私影地盘》。许通元出生在砂拉越，青年时期则在柔佛州的士古来生活。因此，许通元的《双镇记》就是以写这两个小镇的故事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要故事梗概。其中，《数梦》是“士古来镇”三篇中的其中一篇。2011年，许通元出版了《埋葬山蛭》，是一部极短篇小说集。

《数梦》是部讲述“我”和“你”的同志小说，而这一切要从街角拐弯，“我”和小荷兰鼠呆望的那一刻开始。文本中梦境多数是老鼠的踪影，而在开头以及结束都有小老鼠的出现，这被看作是开头与结尾是相应相互的，作者悉心安排“老鼠”在梦境中的出现，实则是透过“你”异化成“老鼠”在梦境中出现与我相遇，盼望在现实中无法轻易实现的愿望可以在虚幻的梦境中得到成真。

“我”长期逗留在门牌五号，与“你”同住一屋檐下，是与“我”交涉最多的另外一个人物。“我”在此居住期间，死老鼠的尸臭味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只要闻到尸臭味就会忍不住“唔唯”（呕吐，作者用语），一直都跨越不出心中那道“唔唯”的阴影。不止如此，“我”在这里居住期间一直不断地梦到与老鼠有关的梦境，这些梦境里的老鼠变化多端，一下子形象夸张或场面血腥，有的梦境则虚幻参合现实。其中，文本中精彩高潮迭起的部分是“我”被安排躺进棺材中，并且有位险恶的女子威胁着“我”的生命。但是，有只白老鼠告诉“我”只要说出“我爱你”就可解除魔咒，千钧一发的那一刻，“我爱你”从口而出才把魔女炸得血肉横飞，但一切原来是梦境，而梦境却又那么地真实。到了最后，一切又回到开头的那个情景，当“我”要追上去



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踪影，只能在心中留下遗憾的痕迹。

## 第二章：《数梦》之心理语言初探

心理语言是语言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其功能主要是研究语言所产生内在话语、言语理解以及在这过程中涉及到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是一项跨学科的性质，也可称为“语言的心理研究”。（参考自蔡龙文，2011：20）顾名思义，口语化的语言对于人们是简易明了，但是一些埋藏在心理的语言与心理活动并不是直白铺叙就可以了解。心理语言与自然语言不同，心理语言是通过凝炼的文字、层层叠铺加工而呈现出来。因此，心理语言学认为：“相对于人类的自然语言，人类是还存在着心理语言。语言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外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和内部语言。（参考自陈利群，2011：148）“内部语言”是指思维性的语言，它是思考某项问题时产生的言语活动。而当“内部语言”（心理语言）缺席的情况下，就会使用“外部语言”（自然语言）。另外，有心理学家与其背道而驰，认为自然语言是以心理语言为基础，而不是心理语言以外部语言为基础。笔者认为无论是外部语言还是内部语言，两者在文学作品中是互补的，缺一不可。若只有内部语言，因其语言上的凝练或许非所有读者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就会少了一些读者。而外部语言这时候就可以以辅助的角色出现，让作品挽回一些“劣势”。

本章将会以魔幻写实、梦的解析以及人物性格作为分析《数梦》中心理语言的途径，从中探讨深埋当中的现实意义与意涵。

## 第一节：魔幻写实式的心理语言

魔幻写实主要形成於 20 世纪的 30 至 40 年代，而之后到了 50 至 70 年代进入巅峰的时期。魔幻写实对于后现代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书写方式与审美概念。魔幻写实主要是集合了神鬼魔怪或一些超乎现实的超现象和现实生活描写而成为一体，使人产生一种人魔以及现实与虚幻难辨的阅读感。虽然说魔幻写实带有反现实的特点，但是这并不表示魔幻写实没有反映现实，其只是将现实以魔幻的方式呈现，这并没有损害其反映现实的目的。（参考自许文荣、孙彦庄，2012：425）简单来说，魔幻写实式的心理语言就是把其内心的想法与感受以“魔幻心理语言”的方式带出，让其内心的感受不那么明显，且谈论敏感话题也可避开不必要的困扰。

当然，《数梦》就是其中一篇涉有魔幻写实的作品。魔幻写实的其中一项特点就是梦境。《数梦》中的梦境篇幅多，而这些梦境当中都具有魔幻的元素。梦境中的老鼠仿佛随时可以变幻成其他的动物，有时神出鬼没，有时直接扑出。《数梦》中的现实与虚幻梦境穿插而出，一下子就从现实进入魔幻的梦境，在这似真似假的环境中充斥着魔幻与诡异的氛围，这些情节例如有“自相残杀的老鼠，它们突然奇迹般地幻变成狗。现在是三只狼狗正欺负着一只漂亮的长毛狗”、“某只跳蚤突然间变大，比卡夫卡的甲虫还大”、“今次是只滑溜溜毛乎乎的白老鼠。白老鼠不客气的跳入棺材中”、“耳朵聆听到女子的冷笑声：看你还敢在一旁装模作样吗”（许通元，2007：120、139、141、141）在这些氛围之下，文本中的现实情节也随着魔幻情节的出现而变得虚幻。除了虚幻，老鼠突然变幻成比自己体积大很多倍的狼狗、跳蚤也变成体积相对大很多甚至

夸张至还大过卡夫卡的甲虫等等，以上的引句都充分体现了文本中夸张的变形。

魔幻写实往往被看作与“反现实”和“非理性”有所挂钩，把现实世界进行扭曲变幻，甚至直接描写梦境和超自然的情节。“我”发现了老鼠的尸体，便用报纸把老鼠的尸体包裹了起来丢到隔壁家的垃圾桶。“你”回来了之后，“我”把刚才的事告诉“你”，并把“你”带到垃圾桶想证明给“你”看，却发现垃圾桶中什么也没有。“你”还要我别把这事告诉其他人。因此，种种的迹象可以发现，老鼠尸体的事都是“我”所幻想出来的，目的是要显现“我”的同志情结慢慢浮现，而“你”不相信并要“我”把同志情结不可告人，因会扰乱人心。

另外，原本动作缓慢的外公，看见了老鼠后就行动如电般冲去捕捉老鼠，并把老鼠煮来吃当做火锅材料。“我”此时看得目瞪口呆，外公就强迫“我”吃下老鼠肉以显示男人气概。此外，某只跳蚤突然变得很大，比卡夫卡的甲虫还大，而且猛踩“我”的腹部，使我肚子里的食物呕吐有一桶之多，跳蚤看了开心吞噬。这些似真似假的情节让人看了难以分辨。然而，“我”被惊醒之后不再看见“你”像以往一样躺在“我”身边，表明“你”已到了离开之日，“我”和“你”的回忆只能在梦中回味。

总之，相当明显地一幕幕的情节都体现了魔幻写实的特征，恐怖及不可思议充斥读者的脑海，把魔幻写实的书写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魔幻写实后现代书写中常见的一类书写形式，体现的是后现代反传统、反精英、反权威的主张，以另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美学方式带出文本的同志中心思想。

## 第二节：梦的解析式的心理语言

首先，《数梦》这部小说中，里头的情节出现了许多有关老鼠的梦境，而这些梦境都有各种的意涵隐藏在里面，根据弗洛伊德对于梦境的解释：“梦即借修饰、暗示、暗喻来代表真正的意义。”（弗洛伊德著、杨韶刚译，2003：344）

《数梦》中的梦境可说是虚幻中存有现实，现实中存有虚幻，真真假假让人看后耳目晕眩。

众所周知，老鼠给人的印象是不讨喜和让人厌恶的。小说情节多处以梦境的形式展开，并且以老鼠作为梦境的“动物主角”。作者为何要安排老鼠作为经常出现在梦境中的动物呢？卡夫卡在其《变形记》中提到了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就变成了甲虫，这一蜕变表现了人类的异化，也同时失去了与人类沟通的语言能力。在这里恰恰体现了与人类失去沟通桥梁的焦虑，即语言的焦虑。同样的，《数梦》文本中的老鼠虽然不像《变形记》的甲虫是由人类异化而成，但是《数梦》中的一些老鼠具有超乎一般老鼠而貌似人类的拟人化行为，一些老鼠则被赋予了妖魔化的形象。不管是拟人化或妖魔化的老鼠形象，这都在折射了这些边缘群体同志和正常人类沟通的困境。

压抑是潜意识的原型，潜意识有两种，一种是潜伏而有意识的，第二种是被压抑但不能以普通的方法使之成为有意识。（弗洛伊德著、杨韶刚译，2003：3）

《数梦》中的梦境就是归属第二种潜意识。《数梦》中的（A）、（B）、（C）、（D）、（E）、（F）、（G）和（H）陆续出现了关于老鼠的梦境。同样的这些老鼠在《数梦》梦境里面被作者赋予了“那可怕的气味，霍然无孔不

入地侵袭，迅速弥漫我周围的空间。”（许通元，2007：120）的负面形象。这是作者赋予老鼠负面形象的前奏。此外，在赋予负面形象的当儿，在（B）部分中，梦境里面描述了“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惊叹的一幕，“我”看见了某个工人从水桶中捏出了一只灰鼠，并用锋利的刀子轻碰灰鼠的颈，灰鼠的鲜血就此四溅在缓缓旋转的生产机器中，使到原本有气无力的机器立刻生龙活虎地操作，让“我”看了觉得仿佛机器是依靠鲜血来滋润维持操作。“我”的潜意识中在此体现了“我”憎恨自己是同志，然而却无法摆脱内心的同志情节。当“我”惊醒之后，却看见“你”依然在我的身旁，此时的“我”“好想跃入你的梦中”（许通元，2007：123），因“我”与“你”的真正恋爱只能在梦中实现，无形中梦境渐成为“我”和“你”恋爱的保护伞。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社会，同志在依然还没受到普遍接受的程度上，同志依然是见不得光的群体。同志在社会舆论底下，只能默默地成为社会中的陪衬品，作者在这里暗示了同志或许在现今仍然无法被完全地接受，就像文本中“他在灰鼠颈前拔掉一撮毛，然后用锋利的小刀轻抹其颈脖。熟练的手势呈现美感，但是当老鼠溅洒向某台缓缓旋转着台盘的生产机器时，我开始一边欣赏暴力美，一边毛骨悚然。原本已经有气无力的第四架器械立即生龙活虎地运作，仿佛机器是依靠血鼠来维持生命。”（许通元，2007：12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志除了不被社会所接受，而且还隐喻了同志这“异群”或许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和永远无法曝露於大众面前。另外，从另一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隐喻了如果同志想要得到社会的祝福与接受，或许需要付出“血”汗的争取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接受。

同样的，（E）的梦境也有这方面的隐喻“他忍耐不住，立刻趋前，拿条不断挥动的桌布，动作如电地追逐。他隔着桌布，抓住肥大老鼠的尾巴，用嘴咬断老鼠的头。面盆里断了头的猎物，不断地颤抖着躯体。”（许通元，2007：133）因此，若是把“老鼠”比作“同志”，里面的“老鼠”（同志）就好比让人厌恶的物体以及“同志”只有寄人篱下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自我，必须等待别人的“施舍”或是点头认同才可以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一般来讲，人类从解剖学和生物学可将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而且人类作为一种具有反思能力、语言能力以及知觉意识的高级动物。（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2001：33）人类在一般生活物欲充足的情况下是不会捕食老鼠，文本中“外公还捧了一碗老鼠腿肉，强迫我吃下，显示男子气概。”（许通元，2007：133）依笔者来看只有缺乏了自我判断意识的人才会吃老鼠肉，从历史来看人类用双手创造了无数的历史性革命，在文本中暗示了人类（同志）不可因此而气馁，要像历史中的英雄一样创造历史，取得同志的胜利。

在文本中（八）的部分中是一个亦梦亦真实的场景，在里面有提到“自地板上爬起来，我不想迷糊地做各种奇怪的梦”，（许通元，2007：140）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这是在梦境中还是现实，“我”不想“迷糊”让人看了或许会认为这是现实的情况，然而随着文本情节的发展，在本文看来虽然里面说了“我不想迷糊地做各种奇怪的梦”，但是“不想”或许只是“我”在梦境中的想法不想继续做奇怪的梦，“我”或许还是处于梦境中，这只是“我”想要摆脱奇怪梦境才有的想法，因此这是梦境还是现实有待斟酌的。之后，里面也有提到“我脱掉袜子，将袜子与小老鼠直接丢进户外的垃圾桶内。我发现自己遇到如此恶心的事情时，第一次没“唔唯”（呕吐，作者用语）。（许通元，

2007: 119)从这些梦境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隐喻在这之前“我”只要看到老鼠恶心的画面都会“唔唯”，然而到了这里“我”却不再“唔唯”，可见作者本身暗喻“我”已经对同志产生了好感或慢慢地认同，并且已经习惯甚至在潜意识里面已经变成了同志，变成了支持同志的一份子。梦境中出现的污秽物例如鼠尸、鼠血或且虫和呕吐物等都让人恶心万分，这些可说是小说人物中的欲望附属物，也就是在现实中我们所说的原欲。（许通元，2005：11）漫长人类发展史中，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类在欲望的驱使之下才会对周遭的环境产生变化和改造，这当中包括了对性的开放。虽然对性的开放有了新一层的认知，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两性价值观依然存在，因此只好把其内心的想法置于梦中。

梦境除了会暗示并象征某些事物之外，梦境也往往是表达了人们在压抑的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弗洛伊德、杨韶刚等译，2003：345）在文本中的部分有提到三只大老鼠变成了狼狗，而“我”救了被欺负的长毛狗之后，长毛狗就变回老鼠。当“我”被惊醒了之后，发现“你”依然躺在“我”的身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梦境中的狼狗和长毛狗都是“我”在潜意识里把“你”当成狼狗和长毛狗，把“你”变成了陌生而又亲密的动物，显示了“我”和“你”在现实中存在或多或少的距离感。由此可见，若把“我”当成是同志的代名词的话，结果就呼之欲出。“我”心里是存在着同志之情，然而现实社会的眼光与压力底下，“我”只能把心中爱“你”的欲望埋在心底，才会有出现如此的梦境。

此外，在另外一部分的梦境中也有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弗洛伊德、杨韶刚等译，2003：345），再度出现如此欲望的铺述。“你”



削了水晶梨来作为之前给了我吃老鼠腿肉向我道歉，然而“我”在咬了水晶梨之后，水晶梨立刻变成枯黑。尔后，“我”要摘下几片苦心莲叶子作为解毒，但是整棵苦心莲以及附近的玫瑰花瓣也同时变黑掉落一地。因此，可看出“我”是有欲望想要摆脱“我”对“你”的同志之情，然而苦心莲和玫瑰花瓣只要一经“我”之手就立刻变成枯黑，经过努力依然徒劳无功。之后，“你”欲从背后搂抱我，“我”担心与“你”的接触将把“你”化为乌有。由此可见，在“我”无法把同志之情挥之而去的情况下，“我”开始欣然接受了“你”，担心“你”因“我”而消失，并珍惜“我”与“你”在梦中的相处时光。

最后，文本的情节发展到“你”把未婚妻送走了，同时也解除婚约。之后，“我”赫然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而此时“你”似之前由狗变成的那只老鼠。棺材内的鲜血不断地升高，“你”告诉“我”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说出“我爱你”解除魔女的咒语。之后，“我”终于说出“我深爱着你”才把魔女炸得血肉魂飞。在经过了无数的梦境后，最终的结论是梦境的铺叙只为了成全“我”心里对“你”的爱。现实与梦境终究是两回事，现实中无法言语的爱，到了梦境中却成为了“我”对“你”最后的告白。基于“我”对“你”爱慕的情感落别人眼中是“异类”的，而只有到了梦中“我”对“你”的情感才能毫无顾虑地释放，做个真正的“自我”。

纵观本节，梦境把现实中不合理的事物，赋予了情节把它给合理化，这就是现实无法达到而梦境却可以达到这种目的的可取之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有如此的对梦的见解：“梦使思想有表示的机会，而且借一种幻觉经验

的方式来表示这个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杨韶刚等译，2003：333）文本中梦境的出现只是同志情节的烟幕弹，而梦境实则辅助了“我”完成内心的愿望。

### 第三节：人物性格的心理语言

无论小说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小说总是围绕着人物而展开故事情节。小说中各个人物或者是由人物构成的时间，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完成。（王耀辉，2005：142）《数梦》里面的人物形象不多，但是，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却各自承载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份量。其中，“我”是文本中的主角，“我”经历了许多的梦境，而梦境都隐喻了“我”对“你”的情感，也就是无法言说的爱。梦境的不断出现暗示了“我”对“你”的爱只能深藏在心底，因为“我”对“你”的爱是“见不得光”。梦，正好地成为了“我”记忆的载体。文本中的“我”是现实与虚幻的交接点，“我”不断的反复穿梭在现实与虚幻之中，永无止境。“我”是个稍有热情之人，“见你在前院归返的身影，我再也按捺不住，学夏加尔在太太生日时飞了起来，扑出去告知这两天的怪遇”（许通元，2007：122）又或者是“你埋怨准备好的煎蛋热狗茄汁豆只吃了一半太浪费。我不断飞吻，让你忙着接收没闲暇开嘴。”（许通元，2007：121）等等的字句都显示“我”的热情。“我”除了工作和睡觉之外，就只有投身进入梦境里，在梦境中与“你”邂逅。

“你”是“我”的一位屋友，是位与我同样性别的男性，同时“你”也有位未婚妻。“你”与“我”只是属于朋友兼屋友的关系，然而在文本中却出现了些耐人寻味的迹象，例如“我惊吓过来，发现你躺在我身畔，手指正抓着我的脚趾。”（许通元，2007：121）不仅如此，“你”把杯翻倒在“我”的床褥，床湿了，“我”问“你”怎么办。“你”拉“我”上“你”房间睡。再来，

“我”命令“你”脱掉“我”全身的衣物，“你”失灵魂般跟随指示，而在“你”脱剩“我”内裤时，“我”在“你”耳边轻哼脱掉。之后，“我”就围了毛巾离开。从这些情节来看，“我”和“你”似乎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而且“你”也与“你”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约。依本文推断，“你”解除婚约加上“我”与“你”的暧昧互动。到了后期的“你”以上行为反映了对“我”动了情感，但是到了情节发展的后期，“我”最终选择了离开，因“我”深知同志之情是只能开花而不结果。

另外，还有位人物也不可忽略，那就是“我”的好友超级“废”。他是念生物工程，尝试改变基因，克隆人类，是一种可以结合现实和梦境中的人类，他们还可以穿梭於这两个世界。而这正好符合“我”一直以来潜意识幻想出来梦境要求，以便让自己可以穿梭於梦境与现实之中。然而，这种技术处于试验阶段而且拥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我”只能继续投入梦境中，继续丧失“自我”地畅游梦境。超级“废”也是个性爽朗爱开玩笑之人，“他停顿脚步，注视着我，约有两分钟之久。他开玩笑地说，怀孕了。”（许通元，2007：129）超级“废”不只是给了“我”继续做梦的动力以有朝一天可以成为超级“废”试验的那个未来人，而且从某种程度来看给予了“我”坚持爱“你”的力量，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离开“你”。

总的来说，人物在文本起着一定的重要性，加上把性格赋予人物的身上，给予了人物一道生命线，让人物去演绎出其所要带给读者的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秘密，并且把其中所要表达的内涵传达给读者的手中，共同深思同志面对的困境与难处。

### 第三章：《数梦》之身份认同初探

身份认同是同志努力寻找的命题。身份认同一词是源自于拉丁文 *idem*，意思为相同或同一之意。到了后来，才发展成为英语的 *identity*。（张淑华、李海莹、刘芳，2012：21）同性恋一直以来受到了医学界、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关注。然而，到了后来由于同性恋渐渐地遭受漠视、歧视等等的对待，使到作为社会少数群体的同性恋发展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同性恋开始对其身份产生怀疑而试图寻求肯定，因此身份认同成了他们同性恋研究的重要课题。（刘靖、王伊欢，2011：131）“同性恋”这些少数群体也想好象异性恋一样受到关注与认同，身份认同自然成为了他们得到接纳的基本条件。

身份认同涉及的层面有多项，其中一项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职业认同：二是指阶级认同，三是指民族认同：四是指个体的思维认同、情感世界、精神和信仰活动的价值认同。（朱立立，2008：1）显然，同志追求的莫过于第四种的身份认同了。威廉詹姆斯有提到：“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于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

（阿兰德波顿著、陈广兴、南治国译，2007：7）是的，这是莫过于对一人类最残忍的举动了。文化认同对一民族而言，是相当重要，没有文化的民族，就像没有灵魂和根。身份危机或者认同焦虑，总是与边缘和弱势群体挂钩。同样的，对于同志而言，除了应有的关注与关怀以外，社会大众给予的身份认同对这“族群”而言也相对重要。本章将会以《数梦》身份认同作为初探，然后延伸到浅

析同志在《数梦》的身份认同，并以“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鼠”之骤变以及人类的异化作为作为本章的探讨内容。

## 第一节：《数梦》的同志身份认同

同志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中港台同性爱者自我命名的身份认同。（封德屏，2008：168）说起同志，同志给大家的印象或许是污秽、滥交、疾病等等的负面形象，但是并非所有的同志都是如此。同志对于其身份属性有所模糊的想法是正常的，只因同志身处在异性恋的“霸权”之下，言下之意是既有的规范决定他们要选择如何去恋爱，而同志情结就因此得不到身份认同。简单来说，“同志身份认同”中的同志在社会中和一般人一样，只是个主体的代名词。而原则上，同志是主张认同的，也就是身份认同，这样的话才不会脱离在地文化。（纪大伟，1997：16）而“身份”实质上来说并不是什么深藏在个人内心的东西，它是处于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之间，也因为如此“身份”总是流川于过程之中。（参考自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2003：236）例如零售商与律师，两者是有着不同的预期，而儿子与哥哥又有各自的预期。也就是说，这些身份都是要求要有某种的社会背景下才可以成立。假如没有了商店、顾客或货物，零售商的无法存在了。而如果没有了兄弟姐妹，你也成不了哥哥了。（参考自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2003：236）由此可见，“同志”与“身份”是密不可分的事项，同时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同志除了指同性恋爱之外，双性恋也是同性恋的一种。同志除了与同性之人恋爱，对同性的人产生“性”的反应之外，其本质上是和异性恋没有差异。同志之所以被边缘化，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异性恋中心价值观根深蒂固在于每个家庭中，而传宗接代更是成为了婚姻的主要目的。然而，随着整个世界环境的改变以及对“性别”的开放，人们渐渐对于“性”的看法有了变化。（刘洋，

2013: 7) 同志勇于承认自己的性倾向, 称之为现身。现身有好几个层次, 与朋友或向大众承认自己的性倾向, 都归类于现身。然而, 同志在现身之余, 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包括被人歧视或遭到家人亲友的逼婚。(参考自纪大伟, 1997: 49) 而在马来西亚的保守的风气之下, 致使同志只会向少数的好友现身甚至一些完全不现身的, 就叫做“衣柜”。“衣柜”指的是躲藏的空间, 躲在里面或许是安全的, 但同时却也拒绝了一些机会。同志向别人承认自己的性欲取向从安全地带或空间出走, 因此, 现身也可称之为“出柜”。(参考自纪大伟, 1997: 49) “同性恋”们大可选择继续躲藏起来, 但他们选择了鼓起很大的勇气来面对众人的眼光以及批判, 并站起来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

当然, 躲藏在衣柜里面非绝对地安全, 有些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关在“衣柜”里, 而他们自己挡在“衣柜”外, 一些同志的亲人在知道了儿女的秘密后, 依然装作不知情, 从另角度来看这些亲人等于也是躲在“衣柜”里。这里并不是说他们也是同志, 而实质来说“衣柜”藏的不是同志, 而是“秘密”。

(参考自纪大伟, 1987: 261) 同志要面对许多的不谅解与歧视, 面对众人的眼光与批评, 实属不简单。同志之所以这么做, 并不是没事干自讨苦吃, 而是希望借此寻找同志本身的身份认同。在台湾, 妇女、劳工、原住民和同志这四种身份的人被称作台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四种人平常的日子是饱受冷落, 到了选举期间这四种人就会被召唤作为他们的政治筹码。(参考自纪大伟, 1987: 261) 马来西亚的情况也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地糟糕, 马来西亚的社会比起台湾来说相对地对同志不理不睬。虽然同志课题在马来西亚之外的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 而且同志游行也是司空见惯的活动了, 可惜在假开放真保守的马来西亚却是较少出现。



此外，文本中的梦境出现次数是频密的，而这些梦境就是同志把自己的爱埋藏在内心深处无法言说而潜意识出现的梦境。而且作者把现实和虚幻的梦境界限模糊化，“我不晓得这是第几个出现老鼠的梦境。况且，今次还出现了奇怪的梦中梦。我每次都是在醒来后几秒内，忘记了潜意识好不容易建构出来的梦境。最后不断出现的鼠梦，印象特别深刻。”（许通元，2007：135）这样的文本刻画容易让人现实虚幻难辨，亦模糊化了文本中的身份认同。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文本中某些情节的也有身份认同的刻画。比如“…强迫“我”吃下，显示男子气概。“我”宁愿自己是乞丐也不吃。”、“…“我”吞下后，味道怪异得让我忍不住睁开双眼…我即刻推开你，走出房间在客厅与厨房交接处“唔唯””。（许通元，2007：133、130）这一一体现了同志在马来西亚的身份是得不到认同，而且也拒绝了身份认同。因在马来西亚即使出柜了，就算是基本的认同或许也得不到，政治人物也对同志的课题兴致缺缺因对其无益，而马来西亚穆斯林为主，宗教的因素更是致使同志的课题鲜少受到谈论，因此可见作者如此情节上的铺排是有其目的所在。

纪大伟和陈雪擅长描述身体的情欲和情欲与身体交织的感官世界。情欲发自身体，但情欲与身体的性别不一定有关。（朱云霞，2012：79）虽然如此，但《数梦》并没有像纪大伟或陈雪的小说那样把情色书写发挥的淋漓尽致，“你脱剩我内裤时。我在你耳边轻声哼脱掉脱掉。你抛掉它后，我在你额头轻吻，说声谢谢。然后我蹑着脚在客厅围了毛巾，走出大门。”（许通元，2007：133、143）显然的，作者而是选择见好就收，并没有要把同志情色大量刻意渲染到文本中，这或许解读为“我”只想把最好的印象保留在“你”的心中，同时也为“我”自己保留最后的底线。

## 第二节：《数梦》“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鼠”之骤变

自古以来，老鼠这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归于肮脏、污秽、黑暗、讨厌、唾弃，但破坏力强大的负面形象动物。基于这些的负面形象，人类赋予了老鼠“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俗句，并借此来比喻那些干了坏事的的人为老鼠，人人憎恨。虽然只要保持环境上的干净，老鼠一般上是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的。然而，在人类看不到的肮脏地底下，数以千计甚至更多的老鼠在水道中流窜，它们得不到身份上的认同，只好选择在夜幕垂帘的时刻才会跑出地面，终日过着黑暗的日子。

本文进入探析小说中的老鼠象征与寓意之前，我们且先来看看《数梦》这小说题目中的“数”之意涵。“数”这字与“鼠”字是属于同音字，而且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了有关老鼠的梦境，小说名《数梦》中的“数”可以理解为《“鼠”梦》，这除了是一部以老鼠为主题的小说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者或许想老鼠来隐喻同志。总所周知，老鼠是人人喊打的动物，其形象污浊以及会到处传染疾病，作者若是以老鼠隐喻同志，是恰到好处的。同志虽然在近几年开始慢慢地受到社会的一部分人关注与接受，但是总体来说距离被全社会大众接纳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在这情况下，同志就像老鼠般活在见不得光的地底下，他们不能好像男女间在大庭广众下有牵手和亲昵但合乎道德伦理的动作，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就像老鼠一样小心翼翼地遵守他们在公共场所的行为或是守护他们之间的感情免得被人发现，否则一旦发生逾越伦理的

行为就会立刻轻则遭到他人的白眼，重则会遭人言语攻击，就像老鼠般人人喊打。这些同志在法律上不受到承认与保护，只能以老鼠般行径的姿势过日子。

《数梦》中老鼠的行为与形象变化多端，而且老鼠的影子无处不在。然而小说中的老鼠形象有的却凶猛、有的虚幻、有的顽皮、有的楚楚可怜。比如小说中的（A）有这样的情节“三只大老鼠同时舞动着前掌利爪，牙齿闪露凶光，摆阵似的猛然嘶咬着楚楚可怜的小老鼠…。当我逐渐接近搞成一团，自相残杀的老鼠时，它们突然奇迹的幻变成狗，现在是三只狼狗正欺负这一只美丽的长毛狗。”（许通元，2007：120）一般上，我们所知道的老鼠是害怕人类，只在黑暗中活动，然而在这里的老鼠像是突然变异似的，变得凶猛在欺负其同类小老鼠。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在影射同志在面对外界的压力时总是不太敢把自己的情绪告知外界，只敢对自己的同类做出情绪上的反射和发泄。之后，凶猛的大老鼠和处于劣势被欺负的小老鼠就突然变成狼狗的长毛狗，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我”是无法变成老鼠，老鼠是无法变成人类的，因此变化是属于单项，人类与老鼠（动物）的世界是分离的，这象征了人类与老鼠阶级上的不同，体现了人类和老鼠的差别，这再再地表现了等级上的分别。前者象征了在社会中的非同志，而后者则是象征了同志。

在现实中人类与老鼠的世界亦是如此，人类永远变不了老鼠，老鼠更不可能变成人类，两者有各自的价值与功能所在。这就像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体现的是肯定一切人与物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这当中包括了人与物的平等观念。（曾艳兵，2006：81）人类与老鼠都是属于独立的个体，他们自身都有自己的价值以及意义。人类并不需要因为自己是人类而显得高贵，老鼠也同样不需要因为自己是老鼠而显得低贱。即使人类变成了老鼠，老鼠变成了人类都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重要的是在“变”的过程中达到了忘我、无我的境界。在作者笔下的老鼠总是莫名其妙地变化，让我们看了总是觉得老鼠出其不意的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生物，至于变化的过程和原因则在文本中被省略掉了。

此外，《数梦》中的老鼠变成了狼狗与长毛狗，这两者的变化不只是外形上的变化，也同时是一种内心的变化。而内心上的变化，也进而导致了外形上的变化。当然，同志在社会上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老鼠（同志）进而异化成了狼狗来逃避现实。而老鼠与狼狗原本已是具有堕落的意涵，老鼠变成了狼狗，带出了因为社会中的老鼠（人的异化）继续堕落进而变成了狼狗。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作者是想把同志隐喻成“人类异化”的象征，以此说明是同志的人格遭到扭曲之现象。原本的大老鼠在里面是凶猛的，在变成了狼狗之后很快地就被“我”所击退“我反而大胆地跨前，混在狗堆中乱揍胡踢，三拳两腿，吓走了三只大狼狗。”（许通元，2007：121）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老鼠虽然变成了体积较大的狼狗，然而其内心并不因此的变得强大勇敢，却变成了相对地比变形前来的胆小懦弱了，可见作者在此隐喻了同志在现今的社会还是属于边缘性的“族群”并非属于社会中的主流，在大多数人仍然不接受的情况下陷入更深的孤寂中，并在孤独与外界舆论的压力下慢慢死去。

总的来说，他们在环境的威逼之下，在还没完全得到身份认同的同时，为了寻求存在下去的理由，他们可以做的，唯有把自己变得更加地强大与坚强，这也是同志生存下去最好途径。同志们在一次次的遭遇打击以及社会人士的冲击，在越想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他们坚强的另一面——懦弱。为此，“鼠”之剧变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同志就是想要向全世界宣告他们不要再躲闪下去，不要再像老鼠那样活在黑暗中，他们要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

### 第三节：《数梦》“鼠”之象征意义与意涵：人类之异化

人类与老鼠向来都是死对头，老鼠肮脏污染环境，到处传染疾病，是人类恨不得消灭的其中一种动物。因此，在老鼠与人类力量不成正比的情况下，老鼠退而求其次，开始了生活在那种肮脏地底下的环境。人类与老鼠有别，一般人类不会向往老鼠般的生活，在什么情况下人类会异化成老鼠呢？这和卡夫卡的《变形记》有些许的关联。幻觉型创作的模糊型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它与我们的心理创作中所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2001：222）简单来说，《数梦》和《变形记》都可说是具有幻觉型特点的作品，它们在文本中都有其模糊型的地方，而且这两部文本的心理创作与我们的字面上看到的完全相反，是进行了“文字异化”后的结果。

《数梦》中牵扯到了卡夫卡的甲虫“某只跳蚤突然间变大，比卡夫卡的甲虫还大。”（许通元，2007：139）在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隐喻着社会中人类的异化，对于卡夫卡来说，异化不仅仅是一个主观的、心理上的问题，他还认为异化是一个客观现象，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实际矛盾。（保尔·雷曼，1980：2-17）《数梦》中的跳蚤比卡夫卡的甲虫还大，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是隐喻人类的异化已经是到了非常和极端的程度，而且小说中还描绘了跳蚤吞噬人类的呕吐物“没咬碎的饭团，发出胃酸的恶臭味。那食物有一桶这么多，渐渐地掩盖着“我”。跳蚤开心地张开嘴，露出牙齿咬嚼。”（许通元，2007：139）跳蚤除了是社会人类（同志）的异化，在《数梦》中还成为了腐臭物的回收者，这说明了“同志”除了已被异化，还养成了依赖的习惯，需要依靠吞

噬腐臭物作为存活的条件，可见在作者眼中同志在还没得到身份认同时已经异化成了无可救药的生物。

此外，文本中有一段提到“在清晨阳光照射进房间时，我见形似跳蚤的生物在我腹部上下跳动。肚脐旁的毛发间，有时还出现两三只生物正兴致高昂的嬉戏。当我的手指趋前一捏，它们奇迹地移动，神影般消失。”（许通元，2007：138）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本以为同志的身份认同已抬头，并开始手舞足蹈的欢庆起来，然而在知道了同志没有得到完全认同的同时，它们就奇迹般地消失了。而之后那些跳蚤又开始玩乐起来，在《数梦》中的老鼠有的是顽皮的“老鼠自天花板上空盘旋。跳蚤似空降部队抓住跳伞降落在我胸前。我刚睁开眯着的眼睛发现此情景时，它们开始放肆的在我腹部的毛间“滑雪”，玩得不亦乐乎。”（许通元，2007：139）在现实中，老鼠是不可能好像空降部队一样从空中盘旋而下，而且还在“我”的腹部开始玩乐起来。从这里可看到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书写手法来隐喻欢乐的老鼠为同志，同志在自我的世界里欢乐起来，并且同志开始有了觉醒去争取同志该有的权益与尊重，同志也可以好像男和女之间一样有着自由的恋爱空间，不需要理会外人的异样眼光，享受着同志与同志之间快乐相处。最后，同志之情得到了认同，跳蚤就开始欢呼玩乐“滑雪”了起来。

总的来说，《数梦》中的老鼠就像是一群已被异化的的人类，在同志还未完全得到身份认同之前，各种形象的老鼠有其独有的象征意义在当中，而作者就利用这些老鼠的形象来表达作者心中对现代社会人的倾诉，并希望借此达到让这社会深思和觉悟，以便阻止社会中的人类继续堕落变成其他的动物或虫子。

## 第四章：结语

同性恋早在久远的时期就已经出现，然而“同性恋”这词要到了 19 世纪才被广泛的套用在那些被视为违背传统恋爱模式的人的身上。后来，因“同性恋”而引发的绝世疾病爱滋，并把这两者挂钩在一起，这名词就渐渐地发展成了贬义词，同时具有侮辱人格的一个名词。因此，心理语言以及身份认同就成了“同性恋”发泄心中郁闷和追求社会与家人朋友认同的重要事项了。

现今，同性恋这名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于“同性恋”的接受程度相对来得比较高，偶尔“同性恋”这事更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这让一些年长的一辈不仅一时间难以接受，背后所要承受各个方面的压力是无形且巨大的。这个时候，他们要做的就是要尽量化解那些长辈对“同性恋”的看法，而不是与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辩，这样对于自己才有好处。

另一方面，除了早已发展的西方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之外，近三、四十年香港、台湾甚至马来西亚的马华作品也受到台湾的影响都有出现这方面的书写，形成了各自文学的独特风景线。有者就把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隐藏在文学作品之中，这一方面除了比较不容易让人察觉，其同时也希望借此可以把“同性恋”的正确观念传达出去，消除“同性恋”这词在大家心中污秽不洁的观念。不仅如此，有者更把心理语言和身份认同渗入到音乐和电影当中，其中《霸王别姬》更是电影方面的代表。

由此，“同性恋”群们借此而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同性恋亚文化”了。当然，在后面推动“同性恋亚文化”并不一定每个都是同性恋才会做出如此的事，当中也有非同性恋与他们一起协力完成这些事情，只因他们了解同性恋，并觉得同性恋也有权益去追求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其戴上有色眼光不断的谩骂及批判“同性恋”，不如抛开以前固有的旧思维，消除同志的身份认同恐惧感，对“同性恋”有所了解，必定会对“同性恋”有所改观以及接纳他们。



## 第一节：心理语言与身份认同小结

经过前两章心理语言以及身份认同的论述，顾名思义心理语言与身份认同是同志所追求的事项。《数梦》是部集合了虚幻、离奇等因素在内的后现代同志小说。同志面对其心中的困境不以明了简易的文字，反而利用心理的语言抒发他们内心的苦闷以及困境，这间接反映了他们不敢以当面的言语来道出他们的苦闷，只能以像老鼠般的行径去诉说同志的诉求。《数梦》的心理语言可分成魔幻式的心理语言、梦的解析式的心理语言以及人物式的心理语言，这些心理语言虽然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尽管如此无论是魔幻式、梦的解析式还是人物式，其目的都是要借此把其心理的语言表现出来，以便让更多人了解同志的难处，并从社会边缘把同志拉回来，接受同志为社会的一份子。

同时，身份认同也是同志对于他们在社会中位置模糊性的一种寻求认同行为。而由于各民族气质的差异，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也相去甚远。而这个也同时与社会的基础和公民的教育息息相关。（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2001：8）因此，各个国家地区对待“同志”的方式也不相同。但这并不表示，同志就因此要放弃追寻身份认同。同志就像民族一样，一个民族若没有了根，这民族就会好像没有了生气，没有了灵魂一样，缺少了社会上的身份认同，看起来像是行尸走肉般。因此，身份认同在同志看来也一样重要，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否对他们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身份是个人与整个社会处在的一种交互作用，有了社会才可以得到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当同志有了身份上的认同之后，同志们才可以比较踏实，从而不需要再遭到社会舆论的攻击，并且可以坦然地“出柜”，获得该有的自由。

## 第二节：马华同志小说的未来前景：以《数梦》为例

凡是由马来西亚华人所书写的文学作品，都称为“马华文学”。因此，马来西亚华人书写关于同志生活以及或同志生活情节又或者是以同志为主角的作品，就被定义为“马华同志小说。”除此之外，同志文学除了是书写同志之间的生活之外，同志至今仍被视为是异性恋之外的边缘，因此同志也被看作是将性取向看做是政治认同。（许文荣、孙彦庄，2012：525）马华文学在同志书写方面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和1969年《学生周报》中雅蒙的〈花非花〉。这同时也是雅蒙的第一篇同志小说。在当时60年代还属于非常封闭的年代，而这篇作品能以逃过编辑的法眼出现在读着眼前，只因这部作品以第三者的视角诉说故事内容。接着，雅蒙和迈克陆续发表同志的自恋书写〈镜花水月〉和〈幻觉〉。雅蒙除了〈花非花〉之外，还在1973年6月的《蕉风》发表〈三人〉，而这一次是有关女同志暗恋情结的作品。

除了雅蒙之外，在1978年刊登于《蕉风月刊》，商晚筠的〈夏丽赫〉也被视为同志情谊的书写，然而在那时被诠释成异族与乡土书写。1979年，宋子衡发表的〈压轴那场戏〉虽然严格来看并不至于被归类为同志书写，小说描述了主人公林亚格在十八岁被人强暴后赶出家门，还生了一个自己不敢认领的男孩，之后主人公就以男扮女装的装扮出门。主人公在工地工作，患有气喘病的关系，在一天工作时头晕从高楼跌下身亡。这小说主人公渴望转变成女生的扭曲心态，在酷儿理论中被归类为同志的一种。以上是60至70年代末的同志文学作品，那时大多数的同志文学作品的味道都还不明显，除了处于封闭的社会时代，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轻易地逃过编辑的审核而得以发表出来。当然，马华同

志文学正处于刚起步的时期，而在经历西方国家同性恋解放运动“石墙暴动事件”这事件后，马华同志书写的列车正式开始往前开进。

进入 80 年代，其中以洪泉的同志书写最受重视。洪泉在 1981 年 9 月发表了〈解脱〉，为第一篇马华中篇同志小说。1984 年 2 月至 4 月，《蕉风》连载洪泉的〈解说〉。〈解说〉则为〈解脱〉的续集，同时具有连贯性。之后，洪泉在 1985 年《蕉风》发表中篇小说〈解围〉，到了这篇小说，洪泉的同志书写仿佛已经到了瓶颈，同性恋书写只成为了小说人物的背景。至于商晚筠，其同志书写是马华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女同志文本。陈鹏翔以商晚筠 1986 年发表的〈七色花水〉作为分界线，陈鹏翔认为商晚筠在这时已经借着〈街角〉和还未完成的〈跳蚤〉跨越到同性恋书写。而除了在 1978 〈夏丽赫〉有同志书写倾向外，其中〈暴风雨〉也是不可遗漏研究的重要同志作品。

另外，李国七在 1988 年发表的〈清醒是他就叫我耶稣〉里面出现了有关色情的物品在小说中，在 80 年代马来西亚还是处于社风严苛的时代，小说中甚至出现同志造爱露骨的图片，可见笔风是相对来说来得大胆开放的。而著名的迈克在 1989 年 7 月发表了〈斟情记〉。这虽然是篇短篇小说，然而同志书写却特别出色。雨川在《蕉风》也发表了〈亚南的十五岁〉，而这是属于搞笑版的同志书写小说。

从整体来看 80 年代的马华同志小说书写，同志书写已经慢慢的崭露头角出现在文本当中，这当中部分可能是受到了台湾文学的影响，马华的作家开始关注台湾的同志小说例如林怀民的《蝉》、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白先勇的《寂寞十七岁》和《孽子》等等的同志小说。

到了 90 年代，杨川在 1990 年出版的《红尘有唤》中出现了两篇关于同志书写的〈告别的真相〉和〈譬如朝露〉。柏一也曾发表同志书写的作品，那就是〈粉红怨〉，并且荣获《亚洲周刊》第一届全球性短篇小说创作的第六名。另外，1992 年柯云发表了极短篇小说〈梁祝新版〉，这篇小说与以前的古代异性恋情节完全不同，但是只对同性恋的题材点到为止而已。之后，1995 年陈志鸿以〈戏梦人生〉参加第一届中学生文学奖，受到肯定。这部小说以戏梦来完成故事情节，以“隐喻”的手法完成了苏武侵犯学生的情节，那位学生义伟仿佛是以此行为来报复父母对他的忽略，也同时对老师报复，之后再次气喘逃走，并在新年前夕质问到访的老师为什么要选中他。在 90 年代的马华同志小说书写中，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商晚筠在 1995 年去世时遗留给马华文坛两篇重要的长篇小说，那就是〈跳蚤〉和〈人间烟火〉。根据许通元《有志一同马华小说史》小说史的叙述来看，这两篇小说从本质上来看是不完全是同志小说，但是根据商晚筠遗留下来未完成的作品版本加以思索和探测来看，这两篇小说的性质是偏向同志书写的。

除此之外，杨泗康也着手书写了〈心事手记〉，这是一部相对来说内容情节比较老套而小说技巧尚未成熟的小说。而夏绍华在《蕉风》发表了大篇幅的同志书写〈游过夜色〉，而之后他在《蕉风》的〈日影〉同样是描写男主角逗留同志场所，而且同志书写更加大胆，相比起 90 年代〈游过夜色〉要开放得多，可见 90 年代的限制让作者安分守己很多，否则作品会难以发表出来。此外，陈志鸿也在 1999 年发表〈今我来思〉的同志小说，这是关于大学时期的同志情，在里面作者强调了性的罪名，第一个为通奸、第二为类似安华被控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

罪。安华时间是马来西亚 90 年代末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也因此影响了马华作家和改造了马华同志书写，之后也出现了大量的同志作品。

接着，陈志鸿也发表了〈泅〉，这与同样是他的〈戏梦人生〉、还有获得台湾《联合报》第二十七届短篇小说首奖的〈腿〉来对照，可以看出是一篇故事用了三种方式书写同志性侵犯的成长小说。之后，陈志鸿又有〈预言的完成——给穿 CK 的人〉、〈养〉的同志书写来看，陈志鸿的同志书写从神秘、压抑到解放，可见马华同志书写已经慢慢地走向大胆和开放的风气。此外，林艾霖在 2000 年出版的《天堂鸟》中里面的〈我把猫交给他〉、〈不要要求我送终〉、〈黄梨眼中相望〉、〈天堂鸟〉这四篇的精彩同志书写，占了书篇幅的一半。

2000 年 9 月，黎紫书在《联合报》陆续发表〈裸跑男人〉。此外，梁靖芬也发表了〈葆姐雨和不再长大的记述〉，发展了其小说书写史中的同志书写部分。尔后，2002 年 12 月复刊时的《蕉风》，陈蝶的〈落马坛烽烟录〉以及扶风的〈惜琴与辛蒂的友情〉两篇小说，都有同志情节的出现。而黄锦树也在 2002 年 9 月发表了〈全权代表的秘密档案〉。之后，翁弦尉 2004 年出版了《游走与沉溺》中收录了几篇备受肯定的同志文本，其中有〈游走与沉溺〉、〈喧哗与沉潜〉、〈自祭文〉、〈上邪〉、〈沉睡的吉普赛少男〉以及〈作家和他的太太〉。〈作家和他的太太〉是属于比较欢乐的作品，文本中的太太阅读到了其丈夫书写的同志小说，对其丈夫的性倾向有了怀疑。这部具有调侃意味的文本，在其他的同志小说是比较少见的。

2005 年 5 月，许通元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双镇记》，当中的〈窥〉及〈数梦〉为同志小说。其中《数梦》是部聚集了科幻、超现实与悬疑的文本，文本中夹杂

了虚幻与现实的世界，“我”穿梭于现实与虚幻，真真假假实属难分。2006年，马来西亚著名作家欧阳文风出版其《现在是以后了吗？》。这部小说叙述了其出柜的历程，在马来西亚是少见的作品，而且也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因其用简明的文字表现了真实的自己，自然引起广大的回响。

其中，笔者可以预见的是马华同志小说的未来景象是会更倾向百花齐放的。例如《数梦》这部同志小说在马华同志小说当中是题材比较新鲜以及奇特的，作者用虚幻与现实作为其小说的背景来掩盖其同志的味道，这在未来是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作品或甚至加特别题材的同志作品出现，尤其是现在倾向更年轻作者的冒先，《数梦》作为这种题材的“先驱”，《数梦》这小说自然对马华小说的前景有其价值以及贡献。

## 参考书目

- (1) .阿兰德波顿著、陈广兴、南治国译（2007），《身份的焦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2003），《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
- (3) .封德屏（2008），《台湾现当代文学媒介研究》，台北：文讯杂志社。
- (4)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2003），《酷儿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5) .纪大伟（1997），《酷儿启示录——台湾当代 QUEER 论述读本》，台北：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6) .纪大伟（1987），《晚安巴比伦——网络世代的性欲，异议，与政治阅读》，台北：探索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7)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2001），《未发现的自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8) .迈克（2003），《互吹不如单打》，香港：牛津出版社。
- (9)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1998），《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0).王耀辉(2005),《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11).许通元(2007),《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
- (12).许通元(2005),《双镇记》,吉隆坡:雪隆兴安会馆、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 (13).许文荣、孙彦庄(2012),《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 (14).曾艳兵(2006),《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15).周华山、赵文宗(1995),《“衣柜”性史——香港及英美同志运动》,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16).朱立立(2008),《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期刊论文

- (1).保尔·雷曼(1980),《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问题》,《外国文学动态》,1980年第12期。
- (2).蔡龙文(2011),《心理语言学观照下的外语教学探究》,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5月，第27卷第2期。

(3) .陈利群(2011)，《关于写作心理语言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6期第38卷。

(4) .刘靖、王伊欢(2011)，〈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

学，2011年3月第28卷第1期。

(5) .杨洋(2013)，〈台湾“同志书写”中的主体认同研究〉，河南大学，河

南。

(6) .朱云霞(2012)，〈试论台湾酷儿小说的身体叙事及跨文类实践——以纪

大伟、陈雪、洪凌的酷儿文本为例〉，《台湾研究集刊》，南京大学，

2012年第2期。

(7)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2012)，〈身份认同研究综述〉，沈阳师范大

学，2012年5月。